

◎心香

一定还会想起你 ——念高莽

□罗雪村

他走了，渐渐走远。
他不会被忘记，因为他这一辈子，做了太多的事。

他是翻译家，17岁就发表了屠格涅夫的译诗。很多人读过他翻译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的诗歌和小说；很多人也是从他翻译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知道一段灰暗的年代和人性的月光；从他翻译的《锌皮娃娃兵》了解它的作者、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见证历史的勇气……

他是作家，写了很多的书。仅我收藏的就有11本。尤喜《墓碑天堂》，那是一本记述俄罗斯名人墓地的书，一是这样的书之前好像没有人写过，二是他把墓园写成了文化，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最美的归宿。他写母亲：“母亲病重时，我叫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她躺在担架床上已经不能说话。我摸着她那雪白的头发、瘦削的脸庞，心中阵阵酸楚。母亲伸出枯槁的手，握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指横放在自己的嘴里，轻轻地咬动。我想，母亲也许想说些什么。我仔细观察她的表情，她眯缝着眼睛，盯着我，只是微微地在笑。她已经不能说话了。这是母亲对我的最后一次抚爱。”这些文字都是从他内心流淌出来的。

他还是一个痴迷的画家。痴迷到什么程度呢？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丁聪画展开幕式上，主持人舒乙介绍一位位来宾：林林、袁鹰、魏巍、杨宪益、华君武……当念到他时，左顾右盼不见其人。忽然，舒乙扬起头，指着人群后面大声道：“他在那儿画画呐！”众人扭头，发现个头高大、头发蓬乱的高莽正忙着一边抬头看着谁，一边低头在速写本上画着，并未留意大家对他的笑声和掌声。听老作家柳荫讲，一次在协和医院候诊时遇见高莽，刚聊几句，高莽就迫不及待地掏出速写本为他画起像来……

他日渐衰老，肝已腹水，脚肿得难以走路，背也佝偻……更难受的，他不说，女儿知



本文作者为高莽画的像

道。女儿知道，“老爸”还想写书，想译作品，还想画画——忙碌了一辈子的事，他放不下。

所幸，他还能拿动画笔。一天，和赵衡、肖复兴去看他。闲谈中，他总说自己“老了，在等死”。

忽然，他对肖复兴说：“我给你画张像吧！”

“太好啦！求之不得呐。”肖复兴高兴得不得了。

他一下来了精神，脊背挺直了，眼睛也亮了，半眯着的目光越过眼镜上方，盯着“模特”看一眼，手中的笔随即划动几下，手眼呼应，线条一点儿不犹疑、拖沓……此刻，疾

病、老态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不多会儿，一幅速写像跃然纸上，真是形肖、神似，大家赞叹不绝。这时的他，嘴上说“没画好”，可脸上的满足和得意掩不住，这该是他最开心的时候！我忽然有种感觉，是爱恋了一辈子的绘画，在支撑着他的生命。

如果说，绘画是他的生命，那文学则是游走在她画里的灵魂。

读他的画，看到最多的是难以数计的文学家肖像：在树荫浓浓的道路上漫步思索的巴金；在阴云压顶时痛苦绝望的老舍；被岁月摧残越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牛汉；被折断大半生而报以弥勒佛般一笑的萧乾；70余载“春风秋雨并有之”后仰观凝思的邵燕祥……特别是他笔下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家肖像：一身布衣，扶杖蹒跚独行，似去寻找灵魂复活之路的托尔斯泰；在梅里霍沃落满秋叶的树林里聆听夜莺的啼鸣，陷入深思的契诃夫；迎风站在伏尔加河边，望着海燕在翻滚的乌云中振翅飞翔的高尔基；书桌前，面容憔悴、神情复杂的帕斯捷尔纳克……这些肖像不仅画出了文学家们内心的痛苦、矛盾与真善，同时融进了作者对人生与人性的感悟与体验。这些肖像画带我们走到了文字走不到的地方。

他的绘画与文学就这样互补与对赏，可以说，文学是他绘画的延展，而绘画与文学不都是写人、写人性的善良与真爱吗！

记得高尔基在1907年1月26日写给儿子的信里说：“你要走了，可是你我的花留了下来，在生长着……要是你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己一生留给人们的都是美好的痕迹——鲜花、思想和对你美好的回忆——那你的一生都会是幸福和愉快的。”

想想他这一生，给世间留下了太多美好的痕迹。直到最后告别仪式上，人们看到大屏幕上的他，从白桦林里走来，脸上仍带着憨憨的笑容。还有大厅里回响着的深情而忧伤的乐曲，那是生者在向他诉说——相遇与别离，生命如此美丽，一定还会想起你……

弹棉花

我们村方圆不盈一里，村人形象地谓之为：麻团大的庄子，油条长的巷子。以此比喻，足见民以食为天根植世道人心。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大的村子，五行八作罗列于大砖街两侧，亦颇可观。渔行脚行，鞋匠篾匠，修锅锔碗的自不待说，单是弹棉花的便有两处：小河西的酒糟鼻子老朱，东牛桥下华三家。这两户，一祖传，一半道，都是顶呱呱的绝活，声名远播。四乡八镇的人，不嫌路途迢递，肩挑裹挟着新花僵瓣或陈旧棉胎，专程赶来，指名道姓要两家师傅蓬棉花胎。蓬乃故里方言，有蓬松之意。

开弓弹花，因时因季，但凡人家上门，必是事情紧急，或换季，或嫁娶，总不能拿乔，黄了邻里的面子，拂却别人一番希冀之心。而弹花最为集中者，大抵在冬闲。那时，西北风已经割骨刀般，刮得人脸颊一阵阵抽搐。俗语云：三九四九，冻僵老狗。跨入腊月的门槛，交冬数九，弹花匠老朱的酒糟鼻头就更加红晕了，他不再出手，成天价笼着袖子，和一帮老头老太倚着南墙晒太阳。再不，就是披件洗得近乎灰白的绒领蓝大衣，捧着做铜匠的孙子孝敬的汤婆子，挤簇上桌，三四个人一起看纸牌。老朱还有一样本领，能够拿腔捏调地唱牌：“打二万是花荣，拉弓射箭有神通。大雁排队天空过，一箭一个倒栽葱。”唱腔旋起，不单就近看的听得津津有味，远处的人也脚底生风，一溜小跑地聚拢过来，以饱耳福。

年逾花甲的老朱，子女俱皆成家立业，首尾既了，耳顺心宽，自然不似年轻人那般劳心费神接家什了。

如此，弱冠之年的华三得以捡漏，虽则隆冬，生意却一如春意。

我一直盖着条六斤半的棉被，霜降过后，挨至小寒，虽觉嗖嗖生冷，心下却颇怕烦神，迟疑着，依然没有添絮加厚的意思。母亲疼子心切，在一个午后，翻出秋后捡拾的一蛇皮袋脚花，紧催着我携往华三家。

华三家里坐了半屋子人，天南海北地聊。每有人来，他总是谦和地笑笑，随即殷勤地递过一根烟，来人先是客气地摆摆手，又盛情难却，接下，很知趣地夹上耳朵。细绒飘荡，棉胎堆积，岂容一星半点明火。防患于未然，这样的常识，无须点拨，老幼咸知。

只穿一件薄衫的华三，口鼻蒙一只大口罩，一双精明的眼睛不时巡睃着室内。他的背上是一张大弓，这弓有些年头了。说是其祖早些年往江西贩木材时，于大山深处挖扯出一根野藤，粗可一臂，韧性十足。截取弧度稍大处，略作修饰，桐油数刷，阴干。经年累月，那山藤愈发渍出孽孽色，古旧老成，极养眼。弓身紧绷着一线牛筋，木槌敲下，嘣嘣山响，颤音绕梁。弹花声仿佛一支御寒的曲调，提醒人们寒来暑往，季节更替。华三的木槌有节奏地抖动着，棉籽四处飞溅，逗得瓷缸铜盆叮咚作响。小半天时辰，一榻松软的棉絮便铺展在木案上。华三丢下弓，自墙钉上扯下一束棉线，三色，红、白、蓝，剔开，一端噙于口，一端指捏，弓身，快速在蓬松的棉胎上网布。有顷，直身，一床簇新的棉胎大功告成。此时，华三揩揩额角的汗珠，除下口罩，咧开嘴，一口粗牙格外白亮。

腊月的弹花人，他们何尝不是辛勤的耕耘者，以弓为犁，剖开村人僵硬板结的生活，松软了整整一个冬季。

河工

正午时分，河工们歇晌了，喧腾的工地忽然冷清了下来。纵眼望去，大锹林立、泥担陈横，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劳动的艰辛。

挑河工，这是强劳力做的活计，数以万计的劳动者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粗砾的大脚板，在松软的田地上趟出一条条路来。他们从凌晨5点钟便开始上工了，天还只是麻花亮，寒气逼人，清霜锁道，这些厚道朴实的劳动者个个单衣薄衫，却已额角冒汗了。他们紧闭厚厚的嘴唇，吭哧吭哧地埋头扛担子，没有一句怨言，即便粗茶淡饭时一声戏谑的“自己的扁担压自己的腰，自己的公路自己挑”，也压抑不住一种神圣的主人翁感。

数十公里的工地上，人头攒动，笑语喧天，红旗猎猎，喇叭声震，播音员一忽儿用清脆的嗓音报道着工地上的好人好事，一忽儿又播送着雄浑抑扬的歌曲，应和着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号子声，真是壮阔非凡。由取土区往路基，十几趟下来，河工个个身子热了，气也粗了，而担子一担压着一担，脚头却慢不下来。随着一阵嘹亮的歌号声，河工们释下重负，都歇坐在田埂河坎，望上一眼密密麻麻的河工队伍，很容易使人领略到什么叫做人山人海。

这时，附近村庄卖馒头、卖橘子的便乘隙而至，他们挑着小箩筐在工地上来回逡巡叫卖。挑馒头的多半是粗手大脚的大嫂，一筐热气腾腾的馒头雪白雪白的，挺赢人的眼，招惹得河工们来不及披好棉袄，左一批右一批地哄抢着来买。卖橘子的常在下午，河工们挑得口渴，带的开水又喝光了，加之冬日太阳懒洋洋的余威，生意便相当好。卖橘子的小媳妇挑着竹篮，满面春风、一路甜润地叫着，不消10分钟篮子便见了底。遇有爱开玩笑的河工，卖橘女嘻嘻一笑，伶牙俐齿地回敬下，让对方吃个软亏，不失阿庆嫂的风度。

龙沟里的水哗啦地往外河里排着，村干部们正赤脚挽腿，挥着大锹，在清理淤泥。他们知道，淤泥是拖垮人的祸根，而挖不好龙沟就会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淤泥，那局面，如同下棋般，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是怎么也难以收拾得了。一个偌大的土方工程竟因了一场人为的失职而不了了之，这种责任心谁也担当不起。故，三锹下去，地下稍有水痕溢出，每个人的心都会揪起，同时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排龙沟。

傍晚，收工了，浩浩荡荡的河工队伍流水般从一条条田塍涌向各自的工棚。身后，随风飘送着高音喇叭里优美的歌声。一曲《步步高》让人心儿往外溢着喜悦；《在那遥远的地方》又让多少人忆起远久的往事，忆起远方的家园。他们暗暗替自己鼓劲；明天得多扛大担头，早点结工，回去亲亲宝贝儿女，看妻子在灶头忙上忙下，让家庭特有的温馨包裹着整个身心。



清代的打更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百度)

守望生命之林

□金翠华

这是一些步履蹒跚的老人吗？不，他们分明是一棵棵挺拔的老树！历经了60多年的风吹雨打、雷电袭击，枝干上留有坚硬的疤痕，木心里却储藏着生命浓郁的清香。

那些为他们服务的是离退休工作处的人员吗？不！那分明是一些生命之林的守望者！他们关爱这些老树，尊重这些老树，守望中付出的心血可以和幼儿园培育幼苗的园丁相比，不，他们的操劳却远胜园丁。毕竟是老树，树龄至少60年，长者百年左右。他们不像幼儿园的幼苗，有家庭的庇护，有父母的关爱，园丁的职责是浇水剪枝，培育幼苗茁壮成长。幼苗所具有的，老树已经失去了。家庭对于他们已经不完整了，有的一棵树就撑起一个家，他们无力庇护自己，尽管他们仍然需要关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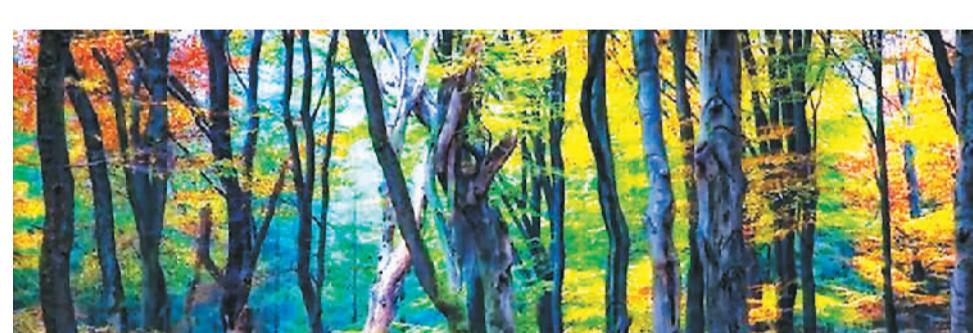
就是这样一些老树，扎根在960多平方公里的山谷平川，嘶哑地唱着生命永恒之歌。

那些辛勤的守望者啊，他们以年轻的生命为这些老树撑起了庇护的伞盖，以切实的行动为他们排难解忧，让他们的生命感受到关爱。

这可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以青岛大学为例，2500名离退休人员，由离退休工作处21名工作人员来关照。2500棵品种不同的老树，如果聚集在一起，就组成一片树香缭绕的树林。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需求，21名守望者要付出多少时间，才能把关爱送给那些有独特需求的树木呢？更何况，树木居住地分散在3个山头，21个人又分成3个小组，每人承担的责任就更重了。这些生命之林的守望者，把辛苦劳累留在自己心里，由爱心焕发出的微笑，把清晨的阳光洒满生命之林苍郁的树叶，树林呈现出一派沉稳的生机。

守望者没有节假日，只要老树有需要，守望者哪怕正和家人欢聚，也立马跨出节假日的门坎，向老树奔去。他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端起饭碗才吃几口饭，有多少次是在睡梦中，手机铃声响起，他们就放下自己的一切，向老树奔去……他们深知，老树不轻易表达自己的需求，一旦表达，往往是生命的需求，不能耽搁。

2500棵树，你想了解那一棵，找守望者好了。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学校已经放假。一个远方来的老者冒着蒸人的暑热，来青岛找他多年前的老同学。他走了几个教师宿舍，没有人认识他要找的这棵老树。似乎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一个教师突然想到离退休工作处，就打了一个电话，把要找的老树的名字告诉了值班的女守林员。很快，她就回了电话，两棵失散的老树终于见了面。远来的老者感慨万千。他说我到过好几个城市去找老同学，有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个



电话，可打了大半天没有人接，再问工作人员，他们就不耐烦地说一句：“也许不在本地吧”，有的单位的工作人员态度倒挺好，翻腾半天，从一大摞材料里找到一个名单，总算查到要找的这个同学的名字和地址。可我转了几次车到我同学的居处，铁将军把门。邻居说，他离世四年了，老伴到女儿那儿去了，不知几时回来——你瞧，连离退休人员的生死都不知道，他们工作忙的是什么？

有一个哲人曾说：摧毁社会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摧毁尊重；摧毁了尊重，就是摧毁了社会。用爱心建立尊重，用条例建立尊重，因为尊重是建立在尊敬和重视的心理基石上。那些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看不到人家优点的人，纵使有再多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也做不到尊重。

青岛大学这些年轻的守望者，发自内心地尊重生命之林的老树。他们熟悉每一棵树的品格和材质，为这些品格和材质骄傲。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去帮助那些老树，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的品格和材质能造福社会。

正是由于这些守望者，他们肯分担老树的苦恼，为老树负起难挑的担子，满足老树调节生活、开拓眼界的各种需要，才使青岛大学的这片树林枝叶扶疏，硕果累累。

坐落在青岛太平路的《老年生活报》编辑部，十几个编辑向百余万老年人发出心的呼唤：“陪您创造不老的人生。”他们是生命之林的另一种守望者，更多的是守望老树的精神需求。

年轻的编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走进老树的记忆，去理解他们，找到使老树烦恼的症结，绞尽脑汁，想尽各种适合老树的办法，循循善诱地引导老树走出烦恼的泥淖。

这个泥淖是因为老树阅历丰富、思想老成而变得固执、我行我素，滞留在往年的年龄区里而酿成的，致使他们违背生活的规律；在家门里还要“我做中心”，和子女格格不入；出门在外，又以老者自居，只顾自己，乘车、购物时有与人争吵的现象……

编辑们关注社会，体贴老树，有针对性地举办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和老树们一起讨论，激发老树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心灵共识使老树直面人生，不再停留在往昔的自满自足，满怀信心地接受年老的事实，用生命原本的高度，生活在生命换季后的新生天地。编辑们把这些共识形成文章，刊登在报纸上，就有《活出生命原本的高度》《有尊严和幸福感地活着》……

《老年生活报》真正成了守望老树精神的灯塔。他们从不停留在昨日的成绩里，而是时时发现老龄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老树的意见，引导老树用新颖的目光审视社会，接纳不同的生活方式。

有一段时间，许多老人不能和孩子相处而苦恼。他们找到《老年生活报》，年轻守护者立即开办了《生命常青公益课堂》，不少有需要的老树都参与了课堂讨论，和专家一起探讨家庭在当今时代的社会功能，父母子女职责的更换，要求父母不能过多干涉子女生活，要让子女在精神、生活和经济上做到“三独立”。父母和子女间要相互尊重，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对方，父母要让子女有自己的选择权，这对孩子情感的发展大有益处。

经过讨论，大家达成共识，编辑们把《晚年幸福不必“押宝”在子女》和《孩子问题是父母问题的折射》《理解父母的爱，尊重子女的心》等文章刊登在报纸上。老树们看到后反应强烈，有的说：“是啊，和子女相处的根本是爱。咱爱的方法不对，变成了管。爱得越深，管得越离谱，伤害越大！”有的说：“从血缘上说，子女是父母的骨肉，但在社会上，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咱们老是把他们当成孩子，没想到尊重他们。”

风随着自己的意思，携带着守望者内心涌动的尊重，飞过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清除着落在两亿三千多万棵老树枝叶上的生命的尘霾。

清新的枝叶在风中歌唱，唱着生命永恒的歌……

□李明官

交冬记